

Meiguo Wenti Yanjiu Baogao (2016)

美国问题研究报告 (2016)

刘建武 周小毛 谢晶仁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Meiguo Wenti Yanjiu Baogao (2016)

美国问题研究报告 (2016)

刘建武 周小毛 谢晶仁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国问题研究报告. 2016 / 刘建武, 周小毛, 谢晶仁著.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7. 2

ISBN 978 - 7 - 5194 - 2567 - 8

I. ①美… II. ①刘… ②周… ③谢… III. ①政治 - 研究 - 美国 IV. ①D771.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32939 号

美国问题研究报告. 2016

著 者: 刘建武 周小毛 谢晶仁

责任编辑: 朱 宁

策 划: 文人雅士

封面设计: 文人雅士

责任校对: 李美清

责任印制: 曹 诤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100062

电 话: 010 - 67078232 (咨询), 67078870 (发行), 67019571 (邮购)

传 真: 010 - 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 - mail: gmcbs@gmw.cn zhuning@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龚柳方律师

印 刷: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10 × 1000 1/16

字 数: 227 千字 印 张: 15.5

版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94 - 2567 - 8

定 价: 45.00 元

目 录

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及对中国的启示	
——基于全球价值链再造视角 刘建江 李曼 邹花兰	1
中拉关系的新发展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研究 罗会钧	23
美国网络安全战略调整及对中国的启示 谢晶仁	36
美菲同盟在美国重返东南亚战略中的作用及影响评估	
朱陆氏 邹卓明	50
美国的战略联盟以及中国的应对策略研究 彭培根	89
湖南与美国友好城市研究 肖文黎	103
大数据背景下美国主流媒体的中国形象问题研究	
——针对“中国威胁论”的舆情分析 敖锋 马建光	123
美国宪法与美国的法治化 周小毛	159
湖南企业走进美国遇到的问题及对策 曲婷	166
“发展非意图后果”与地方国际科技合作	
——兼论美国科技对中国/湖南的非对称性影响 姚选民	178
美国场外资本市场发展与创新及对我国的启示 彭光细	191
湖南与美国国际交流合作问题研究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课题组	202
后 记	240

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及对中国的启示

——基于全球价值链再造视角

刘建江 李曼 邹花兰

一国人均 GDP 与该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正相关，参与程度越高，就业和收入受其影响的程度也会越大，故价值链体系对各国经济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广受重视。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 2014 年的合作议程上还首次将全球价值链的议题引入，制定了第一个全球价值链合作战略蓝图，在纲领性文件的引导下积极探索全球价值链的新特征，促进其不断调整和升级，全球价值链逐步显现出其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

金融危机使美国受到了较大的冲击，高昂的债务和日趋衰落的国际地位使得美国重新思考国家战略。美国开始由“去工业化”转变为“再工业化”，试图通过再工业化战略，实现其复苏经济、创造更多就业岗位的目标，并引领全球制造业体系的转型，抢占全球价值链再造先机。这也意味着人类社会正在孕育第四次工业革命，全球制造业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对国际政治经济产生持续而深远的影响。本文着重于从全球价值链再造的视角来分析美国再工业化给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启示。

一、全球价值链理论

全球价值链是一个动态发展的理念，不同时期的内涵和外延都不同。把握全球价值链从形成到成长、成熟的演进过程有利于更好地理解全球价值链再造。

（一）价值链

全球价值链理论根源于 20 世纪末期的生产网络学说和价值链理论（Value Chain，简称 VC），并借鉴了其中关于企业规模经济群落和生产序列垂直分割的结论。Porter（1985）最早分析了公司的价值链形成。他认为由生产、销售、运输、售后等构成的基本活动和由供应、技术、人力和财力等构成的支持性活动创造了整个公司的价值链条，公司的竞争力体现在整个价值链条中。同期，Kogut 基于国际视角，认为价值链的空间配置决定了国家比较优势。因此，他认为全球价值链的空间配置和垂直分布影响着国家的发展战略和竞争优势。在价值链的空间重组和片段化研究领域，Krugman（1995）提出对企业内部各个价值链环节的地理空间配置的不同能力的探讨，引申出了最重要的价值链治理模式的研究。

（二）全球商品链

20 世纪后期，Gereffi（1999）提出全球商品链（Global Commodity Chain，简称 GCC 理论）。商品链以某一项商品为研究分析对象，探讨这项商品在生产过程中的领域性、制度框架、产出结构和政治结构等。全球化中，将价值链理论运用到生产和分销体系的分离当中。生产者导向的商品链和购买者导向的商品链具有不同的特征，生产者导向的商品链的中心角色通常是大型跨国性的企业，它支配着生产产品的所属领域；购买者导向的商品链，多由大型零售商和贸易公司扮演中心角色，核心任务是管理复杂的外包网络。无论是购买者导向的商品链还是生产者导向的商品链，要成为链条的核心治理者，必须控制整个商品链条的主要环节。而且，从微观层面来说，对市场和层级制的治理模式提出了质疑。

（三）全球价值链

GCC 理论粗略地揭示了全球产业生产组织的变革，但不够深刻。GVC（Global Value Chain）理论在总结了 VC 理论和 GCC 理论的核心要点基础上，更显成熟和严密。下图 1 是 GVC 理论的形成示意图，GVC 理论的两大关键之驱动力和治理问题都是建立在前两种理论基础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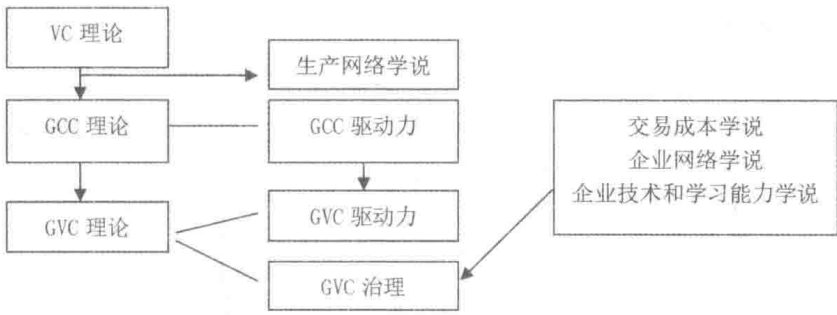


图1 GVC理论形成示意图

关于GVC理论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是GVC的驱动力问题，二是GVC治理问题。GVC的驱动力是指推动GVC形成和发展的因素，这一动力因素来自两个方面，分别是生产者和购买者。生产者驱动是跨国企业对价值链上的各个生产环节进行垂直整合，包括企业的全球兼并过程和资源的全球再配置；购买者驱动则把全球采购商作为推动全球生产体系的重要角色，在研发和销售运作体系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关于GVC的治理领域，是研究GVC理论的核心和关键。通过对价值链分析和梳理发现，企业间信息传递的持续性和外部的协调性是进行企业治理的重要因素。依据GVC行为主体的协调能力将治理模式可以划分为市场模式、模块模式、关系模式、领导模式和层级制模式。市场型处于价值链的最底端，层级型处于价值链的最顶端，模块和关系型相当于网络治理模式，领导型属于准层级治理模式。

表1 GVC治理模式的对比

	市场	网络	准层级	层级制
一般基础	合约、产权	互补性分工	大企业势力	雇佣关系
交易方式	价格	网络关系	投资或代加工	公司规则
冲突解决方式	杀价、法律强制执行	互惠互利、声誉	领导、监督	管理、命令、监督
弹性冲突	高	中	中	低

续表

	市场	网络	准层级	层级制
经济体中委托数量	低	中到高	中到高	中到高
组织氛围	不信任, 斤斤计较	回旋余地大, 互利性	信任不足	官僚体系, 照章办事
行为选择	独立, 转换成本低	相互依赖	小企业受制于大企业	从属, 依赖上级

资料来源: Powell (1990), Humphrey, Schmitz (2003)

(四) 全球价值链再造理论

全球价值链再造是全文的研究视角和着力点。全球价值链再造是将创新性投资驱动嵌入原有的全球价值链, 使原有的要素驱动型的价值链发生重大改变或质的变革的过程。融入了创新驱动的全球价值链即全球创新链 (Global Innovation Chains, GIC), 是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通过对知识资源的搜索利用和对知识使用权的关注, 创新出高速开放型的价值网络链^①。全球价值链再造的类型有两种, 一种是跨国公司或者企业在原有的价值链上发生位置的跳跃, 使原有的价值链发生了改变, 这种再造的主要动力在于技术创新; 另一种形式是新的全球价值链的产生, 这主要归因于全球规则的创新。但技术创新和国际规则创新的相互作用是价值链发生再造的根本原因。

全球价值链再造的基本动力即全球创新链嵌入发生作用的基本动力。这一创新链通过两种力量作用于价值链, 一是科技创新, 二是国际制度创新。全球价值链的再造是这两组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关于科技创新方面。科技创新对全球价值链再造发生作用主要是使全球价值链呈现出“微笑曲线”(图2)与“彩虹曲线”(图3)并存的“双曲线”模式, 技术和知识的溢出效应不断带来“存量增加”, 并越来越具有全球性的特征。这种双曲线模式下出现的全球新特征推动了全球价值链再造。彩虹曲线与微笑曲线相比出现了三个新的特征。首先是消费者与生产者的关系变动。

^① 马琳, 吴金希:《全球创新网络相关理论回顾及研究前瞻》,《自然辩证法研究》,2011年第1期,第109-144页。



“微笑曲线”的原动力来自产品研发环节，通常是由供给方即企业或者企业集团发起和实现的。而彩虹曲线则将消费者从价值链末端提前至起始位置，通常是消费者参与到原材料采购、产品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物流配送甚至售后服务等生产的全生命周期，这使得需求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其次，科技创新转化为价值的成功率变大。“微笑曲线”的创新源于产品研发，直到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才能使新成果得到检验。而在“彩虹曲线”中，从研发到产品使用的距离大大缩短，到市场检验过程中，减少了中间环节，降低了试错成本。距离上的缩短，可能导致中间部分贸易的消失，价值链条发生了改变。第三，制造与服务融合更加紧密。“微笑曲线”中的服务主要集中在生产和销售环节。而“彩虹曲线”通过提供信心收集、资源配置、产品设计、生产制造、产品包装、物流服务等智能服务和共享服务，满足了消费者的服务需求，而且能在最大限度内实现产品的分散竞争力和生命周期价值增值^①。“彩虹曲线”构造了新的制造模式，实现了制造与服务高度融合^②。技术创新推动的双曲线模式，使价值链从以往“量性增长”向更具“质性增长”转变，生产、组装、运输、营销和售后等各个环节都在深化，价值链重组再造不断升温加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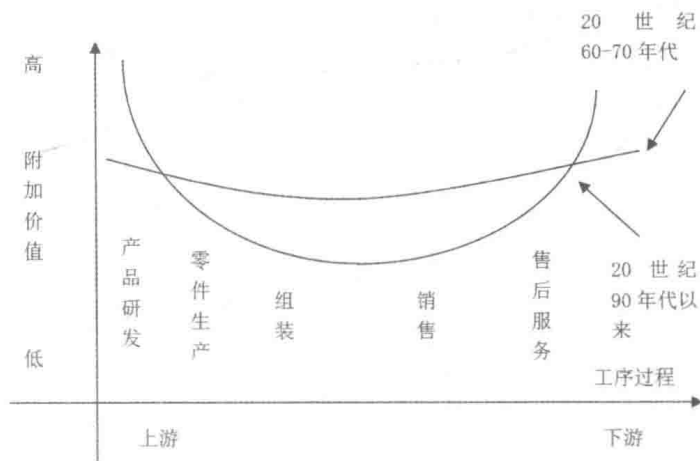


图2 微笑曲线

① 肖新艳：《全球价值链呈现“双曲线”特征——“微笑曲线”和“彩虹曲线”》，《国际贸易》，2015年第8期，第38-40页。

② 方丽，周蕾：《服务型制造与浙江制造企业转型升级》《经济研究导刊》，2012年第21期，第13-1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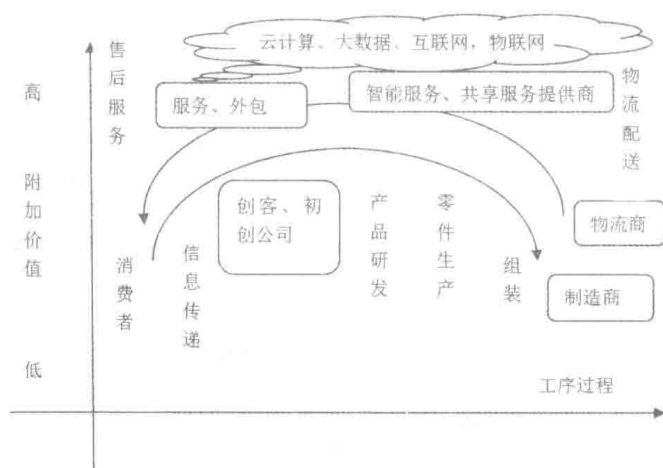


图3 彩虹曲线

关于国际制度创新方面。国际制度创新作为推动全球价值链再造的力量之一，往往容易被忽视。但纵观国际形势变化，通过掌握国际规则整合力量和优势，是各国逐渐兴起的治理方式^①。在构建新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改善和全球经济发展再平衡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通常在全球价值链中也处于领导者地位，掌握话语权。垄断国家规则的制定和实施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获取霸权收益的主要方式和优势资源。基本思路是：美国试图建立一个多边渠道的规则网络平台，将更多的国家纳入到这个体系当中，以对其产生非对称的依赖关系，从而主导国家间的贸易行为和国际关系，从中攫取政治和经济霸权^②。由于规则网络平台的开放性，使其能够吸引更多的国家参与，美国的重点不在于控制某个具体国家，而在于通过规则网络垄断体系内国家间的经济、政治、军事等领域^③。金融危机削弱了西方世界的领导能力和优势心理，同时也削弱了其构建的传统的国际制度体系。目前的国际制度是一个动态的开放型的发展领域，特别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

① 高程：《新帝国体系中的制度霸权与治理路径——兼析国际规则“非中性”视角下的美国对华战略》，《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5期，第57-65页。

② 刘建江，李曼，袁冬梅：《美国干预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动因与举措——基于复合相互依赖视角》，《当代经济研究》，2014年第11期，第61-66页。

③ 高程：《从规则视角看美国重构国际秩序的战略调整》，《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12期，第81-97页，第158-159页。



济体的群体性崛起，客观上加快了国际力量的分化与重组，推动转型期的国际关系趋向于多级国际体系。对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而言，对自身的定位逐渐由国际秩序的融入者变为策略上的博弈方。全球规则从第一代向第二代深度演变，嵌入制度创新链的全球价值链势必深入演进^①。

二、美国“再工业化”战略概述

（一）美国再工业化战略意图

1. 通过再工业化复苏经济与恢复信心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09年9月召开的“二十国集团”（G20）匹兹堡峰会上正式提出了“可持续的和均衡增长框架”建议。此后，美国出台了一系列以平衡增长为目标的经济提振计划。2010年8月11日，奥巴马总统签署《美国制造业振兴法案》（United States Manufacturing Enhancement Act of 2010），该法案旨在降低美国制造业成本、增加就业、重构制造业竞争力并提振实体经济，该法案也是再工业化战略的核心体现。更详细来说，再工业化的目的就是：一是通过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以复苏经济，同时新增大量就业岗位；二是通过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劳动生产率来增强制造业产品国际竞争力并努力扩大出口；三是维护国家安全，提升维护国家安全的潜力。从全球视野来看，再工业化战略，企图通过加强各国对美国经济复苏的信心、扩大未来可预期的共同利益和加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控制力量来迫使外围国家仍旧维持对美国的依赖关系，最终达到实现其稳定“债务式”“中心—外围”体系的战略目的。再工业化战略一方面着眼本土制造业，力图通过发展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推动先进制造业发展来重构竞争优势，以投资和出口的增量来复苏经济；另一方面是努力推动跨国公司、海外制造业回流。

当然，美国的再工业化战略，也不是传统工业化道路的简单重振和回归，而是要通过科技创新来寻找新的战略支撑点，通过先进制造技术的突破来驱动制造业发展，进而推动经济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强大的创新能力一直是

^① 戴翔，张二震：《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与中国外贸失速之“谜”》，《经济学家》，2016年第1期，第75-82页。

美国实现经济复苏的动力。大到航天飞机，小到 iPad 之类的产品，都是高附加值、高利润的产品，也都是当之无愧的美国制造，不管其制造的中间环节经过了几个国家和地区，而且此种美国制造已上升到“美国创造”或“美国设计”这样的高层次。当前，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推动了市场经济增长，也正有力地推动全球复苏进程。第三次工业革命与再工业化的有机结合，以智能化、数字化为突出特征的高新技术的推广与应用，不仅催生了一批新产业、新行业，而且在逐步改为商业模式、生产与生活方式、制造流程和生产组织，并为全球经济提供新动力，推动全球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

总之，美国再工业化的总体目标是以重振制造业的方式推动实体经济回归，即肯定实体经济在美国未来经济增长中的核心作用，制造业在实体经济中的中坚作用。该战略的短期目标在于通过刺激制造业投资、巩固美国传统制造业优势及增强出口产品竞争力等方式，扩大出口并尽可能多地创造就业岗位，进而刺激美国经济复苏，恢复信心。

2. 以再工业化来引领全球第四次工业革命

美国提出的再工业化战略具有更深层次的长远战略意义。金融危机使美国深刻意识到一国产业升级以及现行国际分工体系的确立具有强大的惯性，是一个自发形成的客观过程，具有显著的不可逆性。故那些并不具备比较优势的劳动力密集型加工制造业，以及与美国自然资源禀赋相悖的相关制造业仍是美国再工业化所排斥的领域，并非是对传统制造业的恢复与重建，美国重点发展的是资本、技术密集型高度密集的新兴制造业。简言之，美国再工业化是以信息技术、纳米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空间技术等等为依托，推动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以新兴产业、新兴经济作为经济发展模式。

与过去的产业革命一样，制造业新时代的到来，重大技术发明创造是腾飞的翅膀。当前，美国无疑具有全球研发优势，是全球研发的领导者。例如到 2012 年底，全球的研发开支中美国所占比重约 31%，而欧盟和日本分别只有 17% 和 11%。比如，美国对 3D 技术高度重视，美国政府 2012 年专门创建了第一家专攻 3D 打印技术的科研机构，聚焦 3D 制造业创新和研究。美国总统 2013 年的国情咨文，不仅高度重视研发基地建设，宣布美国当年将新增 3 家同类型 3D 研发基地，且要求国会和白宫一道共同努力，在全美建造以 15



家研发基地为基础的研发网络，确保新制造业革命在美国爆发。又如，受人口红利逐渐萎缩及劳动力成本使产品竞争力下降的影响，美国对工业机器人的需求呈现显著上升的趋势。2012年美国“机器人裁缝”的推出，预示着机器人对人工替代的趋势正开始向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蔓延。

此外，新能源一直以来被奥巴马政府视为实现经济复苏、解决失业问题和强化美国领导地位的关键抓手。里夫金（Jeremy Rifkin）更是将新能源视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基础。因此，新能源尤其是可再生能源、非常规油气资源如页岩气和致密油对美国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随着美国水力压裂技术日益成熟，页岩气产量不断提升，天然气的总产量也因此超越俄罗斯，从而改变了全球天然气供应的格局。同时，美国致密油的开采也逐渐改变了全球石油供应的格局。得益于致密油、页岩油，美国2013年原油产量约占全球10%，到2015年，美国已经取代沙特成为全球最大的产油国。加之美国在半导体产业拥有无可替代地位，在节能环保领域、新材料领域等其他领域拥有领先地位。这些领域的发展都为美国引领全球第四次工业革命奠定了坚实基础。

2009年以来，美国先后推出“买美国货”、《制造业促进法案》、“五年出口翻番计划”，以及“促进就业措施”等一系列政策措施，表面是美国在扶持制造业复苏，吸引海外制造业回归，而实质却是要从战略层面推动美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脱胎换骨，催生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与商业模式，开启第四次工业革命。由此看来，美国推行“再工业化”战略的最终目的在于引领全球第四次工业革命，进而抢占未来国际经济与科技竞争的制高点。

3. 再工业化巩固“后美国时代”美式全球化格局

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体系出现裂痕。在贸易方面，在美国看来，以GATT和后来的WTO为基础的全球贸易秩序开始不利于美国主导权的发挥，尤其是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对外贸易国之后，美国深感无力控制全球贸易，霸权地位在动摇^①。至于政治、军事乃至文化领域，美国一样面临绝对主导地位的衰退的趋势。

^① 王湘穗：《“后美国时代”中国大战略》，《观察者网》，2014年11月11日。



2014年5月28日，奥巴马总统在西点军校发表演讲时宣称：“美国要继续领导世界一百年。”美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领导作用”是底线，不容挑战。很显然，美国人要确保21世纪仍然是美国的世纪。显然，再工业化战略已成为美国政府架构后美国时代美式全球化格局的物质基础战略。正因为如此，贸易领域美国极力推进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和TTIP（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协议）谈判也就不难理解了，其重要目标就是要保护再工业化的内外市场空间，同时约束其他国家制造业的发展空间。

（二）美国再工业化的整体布局及提升

1. 美国再工业化的整体布局

美国再工业化，显然是一项系统工程，其顺利实施三大基本要素的强力支撑：一是要有充足的资本，即说制造业重振需要足够的资本支持；二是要有足够的劳动力，即能满足制造业大发展的丰裕的高素质劳动力资源，人力资本储备充足；三是技术进步水平（R&D），或者说技术研发。对于拥有美元霸权，市场经济环境良好的美国市场来说，再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是一个在短期能解决的问题，而劳动力要素，尤其是制造业所需的高素质人力资本，却是美国需要关注的一个长期问题。R&D以人才为支撑，则是一个关系到抢占未来制高点的战略问题。

美国再工业的提出和实施面临者日益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也必然承载着多元化的战略意图。美国政府围绕再工业化出台了系统性政策措施，由此也逐步搭建了美国再工业化的整体框架。

整体框架方面，一是确定国家制造业重振的总体政策框架思路。二是明确战略核心，那就是创新，创新不仅是美国的传统，更是美国赢得未来的关键，为此，奥巴马政府不仅提出和不断升级国家创新战略，还提出和实施国家制造创新网络计划。三是确定战略优先领域，那就是基于传统优势，重点发展高科技和先进制造业，这样，就能以创新为驱动，使美国在创新能力、科技能力、先进制造业和国家实力等方面保持全球的领导地位。四是确定系列重要的战略支撑点，即实现全球战略收缩，鼓励海外制造业资本回流；大力发展工业互联网，充分发挥美国独特的信息技术优势；对基础设施进行战



略性投资，为再工业化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对中小企业进行战略性支持，塑造制造创新的重要动力；高度重视教育，特别是理工科人才的规模化、持续化培养，等等。五是注重相关辅助战略的支撑，如积极利用新能源战略和全球自由贸易区战略来支持再工业化推进。顶层设计后，又推出了系统化的、可操作的各种具体推进措施，如，基于总体政策框架思路，加强相关立法，出台系列配套政策，建立相应辅助组织支持等。可见，美国再工业化逻辑十分清晰，根据战略环境，明确战略意图，以此强化顶层设计，随后大力推进。这就形成了美国再工业化的基本框架，见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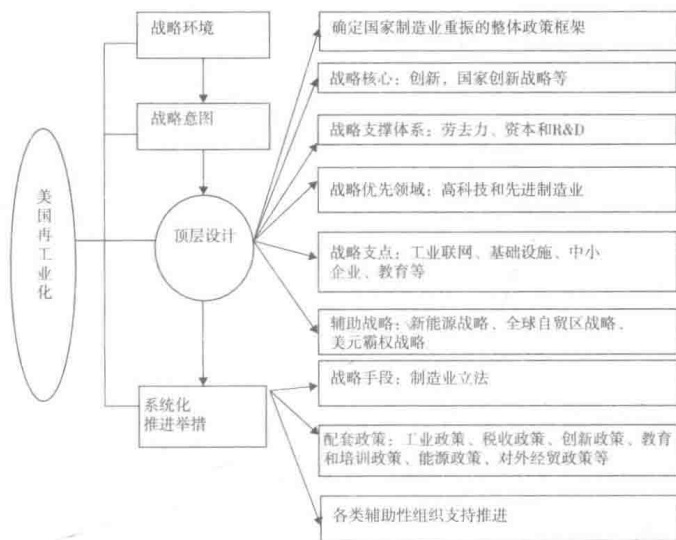


图4 美国再工业化的整体框架体系

2. 美国再工业化的提升

以2012年2月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发布的《国家先进制造战略规划》(National Strategic Plan for Advanced Manufacturing)为起点，美国再工业化进入提升阶段。该计划是依据美国会2010年竞争力再授权法案，并在2011年6月奥巴马总统宣布的先进制造伙伴计划基础上制订的。该计划不再围绕提升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来展开，而是瞄准全球先进制造业的发展趋势来直面美国制造业面临的挑战，是站在全球制造业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明确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基本路径和主要目标(左世传, 2012)，并力求抢占和引领未来制造业发展的制高点。该计划构建了一个融合先进技术、节能降耗和新贸易规则“三位一体”的发展先进制造业框架。

(1) 基本路径

一是完善先进制造业创新政策。这被认为是《国家先进制造战略计划》的核心原则（左世传，2012）。强调要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促进基础领域的研究、开发和应用。长期以来，美国基础方面的研究由联邦政府进行投资，以便有效应对基础研究领域的市场失灵问题。但是，由于缺乏转化机制，这一领域的投资回报未能有效转化为美国先进制造业企业的竞争优势。同时，过去关于先进制造业相关研究和应用方面的投资通常是由完成具体任务目标为重点的单项提供，部门之间、行业之间缺乏统筹协调，难以较普遍地提高经济竞争力。因此，《国家先进制造战略计划》特别强调先进制造业创新政策的引导作用。

二是致力于推进产业公地建设。产业公地是由加里·皮萨诺和威利·施两位学者最先提出的一个抽象概念，是由各种专有技术、产业运作能力和专业化技能交织构成的，包含制造行业、企业和为此服务的各个运行环节（上、下游产业、服务商）在内的全方位创新网络，是能对多个产业创新提供支持的制造能力与技术能力的集合，类似于产业集群。制造业外迁，或者说去工业化，一国产业公地将面临解体，并让依赖公地保持竞争力的诸多企业不易生存，相关企业及其供应商均将被迫外迁，寻找新的产业公地。产业公地属于公共资源，联邦机构，要产业公地中扮演先进制造商合作投资者的重要角色，推进产业公地建设。

(2) 五大目标

《国家先进制造战略计划》设定了五方面的政策目标，同时指出了参与单项目标实施的主要联邦政府机构，每个衡量目标的近期和远期指标：

①加速对先进制造的投资，特别是对中小型制造企业的投资。推动公共和私人部门的联合投资，使制造业标准的制定惠及所有部门并加快应用，鼓励企业对产业公地进行投资；政府扩大对制造业早期产品的采购，加强国家安全相关领域的投资，国家安全领域加强对重点行业领域的采购，以快速提升规模经济和生产经验。

②提高劳动力技能。发展一个更加适应岗位技能要求的教育和培训系统，提高制造业劳动力数量和质量。建立为未来工人提供教育和培训的系统，加



强对下一代的教育，扭转对制造业的传统观念；建立政府资金支持职业教育和学徒培训计划来增强工人技能的体系。2014年12月，奥巴马宣布，为提高国内工人技能以适应现代化制造业发展需求，美政府将拿出6亿美元用来打造“学徒计划”，扩大职业培训。奥巴马的“学徒计划”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主要由美国劳工部拨款5亿美元资助社区学院和雇主合作，设立适应未来工作需要的培训项目；二是由劳工部投入1亿美元用于学徒培训扩大计划，主要集中在信息技术、医疗以及高级制造业等领域。

③优化调整政府投资。增加公共和私营部门对先进制造 R&D 投入。加强先进制造业投资组合，在先进材料、生产技术平台、先进制造工艺及设计与数据基础设施等四个领域创建协调联邦政府的投资组合，以增强制造业全球竞争力；推进跨越部门、机构、管理领域的机构投资，以提升市场创新时间。

④建立健全制造业全领域伙伴关系。推进国家层面和区域层面所有涉及先进制造机构基于集群的伙伴关系。较大程度地支持学术部门、制造商、行业协会及中介组织等建立跨部门合作伙伴关系，鼓励中小企业参与合作伙伴关系，推动广大企业的商业化和规模化。要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必须包含所有利益方的积极参与，包括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大学、研究机构、工会、专业人士、各种规模的制造企业，否则计划不可能实现。2012年3月9日，奥巴马提议设立全美制造业创新网络，从而加强工科类高等院校和制造业企业之间的产学研有机结合，提振美国经济，并帮助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3) 战略图谋

赛迪智库装备工业研究所强调，美国该战略计划意在贯彻落实“再工业化”战略、应对先进制造业发展新挑战及抢占先进制造业发展制高点。具体战略图谋包括：一是进一步贯彻落实再工业化战略，从国家战略层面提出的促进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二是为应对全球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新挑战。当前，全球先进制造业技术生命周期不断加速，美国需要抑制 R&D 及创新竞争力下滑趋势，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制造能力。为此，美国需要从体制、机制、投资等多方面入手加快创新能力及制造能力建设。三是要抢占先进制造业发展制高点。面对金融危机后各国将先进制造业作为发展重点，以抢占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制高点的大趋势，《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是为了在新一轮